

明

通

鑑

明通鑑卷六十四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燮編輯

紀六十四

起疆圉單闕盡屠維大荒落凡三年

穆宗契天隆道淵懿寬仁顯文光武純德宏孝莊
皇帝

隆慶元年春正月丁巳朔以太喪罷正旦朝賀 丙寅
罷睿宗明堂配享時禮部奉詔會議郊社諸典禮及祔
葬祔享諸制尙書高儀言先帝肇祀明堂奉睿宗配原
以昭嚴父配天之孝今陛下踐阼則睿宗已爲皇祖若
仍配享非周人宗祀文王之義請罷大享禮詔從其請

明通鑑卷六十四

尋改元極寶殿仍舊名曰欽安殿

〔疏〕興罷大享明史本紀系之丙寅史稿系

之癸亥一據議上之日一據詔下之日也三編所書蓋參明史禮志及高儀傳今從之

是時儀在

禮部多所更定謂天地分祀不必改惟既祭先農不當

復祈穀西苑睿宗既祔廟則明堂及玉芝宮之專祀宜

廢準以一帝一后之制當以孝潔皇后祔而別祀孝烈

于他所疏入皆報可 戊辰復鄭王厚烷爵初王以上

四箴連珠忤先帝旨遂爲孟津王見漣子祐檣所構廢

爲庶人錮之高牆

事見嘉靖二十九年

時皆寃之至是上念王無

罪始令復爵之藩王自少至老布衣蔬食世子載堉篤

學有至性痛父非罪繫築土舍宮門外席藁獨處者十

九年泊王還邸始入宮 乙亥上大行皇帝尊謚曰肅

皇帝庶號世宗 丁丑追贈母康妃爲孝恪皇太后

攷

明史本紀是年正月上尊謚庶號無日惟追贈母康妃杜氏系之丁丑按明書綸渙志以正月十九日上大行皇帝謚號二十一日追贈康妃孝恪皇太后今據書之 是月詔贈卹建言已故

諸臣吏部請分爲三等僇死者應復職贈蔭諭祭若楊

繼盛郭希顏沈鍊楊允繩四人廷杖死者應復職贈蔭

若楊最王思薛宇鎧何光裕裴紹宗張原浦鉉曾翀葉

經周天佐伍瑜臧應奎殷承敘十三人繫獄戍邊及斥

死牖下者應復職贈官若唐胄李璋豐熙楊慎楊名王

元正羅洪先徐文華張翀張侃劉濟劉琦馬錄程啟充

明通鑑卷六十四

二

盧瓊陳讓桑喬包節王宗茂余翔方一枝劉魁余寬黃待顯陶滋相世芳王與齡章鏞凡二十八人至尙書熊浹諫止叶仙御史楊爵彈擊權倖雖罪止罷黜然其忠義風節當與杖死者一體卹錄詔悉從之攷異贈卹分十三人二十八人皆見諸書惟明書但記某人等而昭代典則及從信錄悉書其姓名從信錄于十三人中漏去殷承敘今據典則補又典則所載二十八人僅記唐胄以下九人而止從信錄則二十八人姓名悉具焉又補入熊浹楊爵二人今據增

論曰自來新君踐阼一切更新之政及起用先朝建言得罪諸臣以逮死者追卹之典皆于登極詔中行
之當武宗大漸謂前事皆由朕誤第出自中涓之口

本非實錄而其時新君在藩太后當國楊文忠請罷
威武團營革京城內外皇店放遣豹房番僧教坊司
樂人及釋諸司繫囚還四方所獻婦停不急工役之
等皆奉遺詔及太后懿旨行之然未嘗明見之遺詔
中也徐文貞草世宗遺詔始創爲此格自蠲田租逋
賦常例外餘皆悉入遺詔以先帝馮几之末命命之
如此則足以彰世宗悔過之誠而免穆宗改父之議
朝野之號慟感激有以也而郭朴乃指以爲謗先帝
之罪人于是新鄭當國請報罷錄用贈卹諸臣而末
減方士王金等之罪豈非修郅而故爲浮言之動以

搖國是哉則謂高拱郭朴爲先帝新主兩世之罪人可也

上改元之初以初七日傳示免朝十五日復示給事中魏時亮言陛下初政甫及一旬免朝至再得非獻諛者以先帝爲詞乎先帝初年日御經筵親賢納諫二十載無倦晚歲雖云不朝而明于親輔臣剛于制近習斷于去奸邪故羣小畏法庶政不紊奈何以初政而遽怠乎疏入留中、增設江浙巡漕御史從戶科給事中何起鳴議也是時漕運失期舊制江北糧米當十二月以內過淮遠者不過次年之三月時有遲至次年六七月者

山東糧米當四月運完遠者不過七月時有遲至十一月者至是起鳴請于南直隸浙江杭嘉湖增設御史一員令專理漕運其濟甯以南河道舊屬兩淮巡鹽御史帶管者亦竝委之監兌時則巡歷淮安以南水盛時則巡歷徐州以北庶河道漕運可兼攝而竝舉從之攷異紀傳不載三編摺實錄增入今從之

戶部尙書高燿被劾罷起致仕南

京尙書葛守禮代之守禮自吏部侍郎改南尙書會閣臣李本署吏部事希嚴嵩指考察廷臣署守禮下考勒致仕世宗素知守禮賢一日問守禮安在左右謬以老病對帝爲嘆息久之至是始起用 二月戊子祭大社

天稷 乙未冊妃陳氏爲皇后后通州人初上在裕邸
納元妃李氏嘉靖三十七年四月薨其年九月后預選
入爲繼妃至是冊立之竝追謚李妃曰孝懿皇后 以
吏部侍郎陳以勤爲禮部尙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禮部
侍郎張居正爲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以
勤居正皆裕邸舊臣上踐阼以勤條上謹始十事曰定
志保位畏天法祖愛民崇儉攬權用人接下聽言其言
攬權聽言尤切詔嘉其忠懇至是與居正竝參大政時
徐階居首輔而高拱郭朴以草遺詔不預有卻又見階
獨與居正計拱心彌不平然拱與居正故相善也閣臣

自階及李春芳皆折節下士居正最後入獨引相體倨
見六卿無所延納問出一語輒中肯人以是嚴憚之重
于他相 乙巳罷睿宗玉芝宮專享 是月北寇犯廣
甯總兵官王治道擊却之 三月壬申葬肅皇帝于永
陵孝潔孝恪兩皇后竝祔焉 壬午冊妃李氏爲貴妃
改葬李氏卽神宗之母明史后妃傳三月封明書系之
是月壬午蓋據實錄也今從之穆宗在藩邸先生二子
皆殤神宗爲李妃所出書 乙酉土默特寇遼東指揮
此爲明年立太子張本

王承德戰沒 是月吏科給事中王治上疏陳四事一
定宗廟之禮以隆聖孝獻皇雖貴爲天子父未嘗南面
臨天下雖親爲武宗叔然嘗北面事武宗今乃與祖宗

諸帝並列設位于武宗右揆諸古典終爲未協臣以爲
獻皇祔太廟不免遞遷若專祀世廟則億世不改乞敕
廷臣博議務求至當一謹燕居之禮以澄化源人主深
居禁掖左右便佞窺伺百出或以燕飲聲樂或以遊戲
騎射近則損敝精神疾病所由生久則妨累政事危亂
所由起比者人言藉藉謂陛下燕閒舉動有非諒闇所
宜者臣竊爲陛下慮之其二請勤朝講親輔弼疏入報
聞攷異通紀系之三月從信錄系之四月證之明史本
傳在是年三編瑣記于嘉靖十七年睿宗祔廟目中
今年月並據通紀夏四月丙戌朔享太廟時以大行几筵未

撤禮部議遵正德元年例先一日上常服祭告几筵祇

請諸廟享祀自是時享祫祭在大祥內者皆如之著爲

定制

攷異明史本紀之例改元初享太廟則書其它有事亦書之史稿系之正月丁巳按世宗以去年十

二月十四日崩孟春時享在二十七日之內故遣官攝之明史及禮志皆書時享親行始于四月今從之

丙午禁四方毋得獻珍禽奇獸 丁未御經筵時內閣

徐階等言自古帝王莫不以講學爲首務茲山陵事畢

祔廟禮成經筵日講正惟其時請特舉行從之

攷異四月丙戌

朔丁未乃是月二十二日蓋御經筵每旬用二日舊制也徐階所請三編據實錄增今從之

是月

兵部尙書趙炳然以疾乞休以南兵部尙書郭乾代之

刑部尙書黃光昇致仕以南吏部尙書毛愷代之 重

錄永樂大典書成晉高拱張居正等官 五月己未黃

河決口工成初朱衡開新河有成效世宗命兼理河道
終其事至是河成西去舊河三十里舊河自留城以北
經穀亭而至南陽新河亦自留城而北經夏鎮而至南
陽與舊河合謂之夏鎮河論功加衡太子少保 辛酉
夏至祀地于北郊 甲子諳達犯大同自邱富之死趙
全在敵中益用事尊諳達爲帝治宮殿期日上棟忽大
風棟墜傷數人諳達懼不敢復居會兵部侍郎譚綸填
薊遼善治兵全乃說諳達無輕犯薊大同兵弱亭障稀
可以逞自此山西數被寇矣 丙寅上幸舊邸即日還
宮 丁丑高拱罷先是正月考察吏部尙書楊博主之

黜給事中鄭欽御史胡維新而山西人無下考者更科
給事中胡應嘉劾博挾私憤庇鄉里且論救欽等拱因
修舊卻謂應嘉實佐察自相牴牾將重罪之方下閣臣
議郭朴奮然曰應嘉無人臣禮當編氓徐階從旁睨拱
方盛怒重違其意遂擬旨斥爲民于是言路謂拱以私
怨逐應嘉相與大譁而兵科給事中歐陽一敬詆拱奸
險無異蔡京且言應嘉前疏臣實預聞黜應嘉不若黜
臣會給事中辛自修御史陳聯芳疏爭階乃調應嘉建
甯推官拱益不平踰月御史齊康劾階言官以康受拱
指羣集闕下詈而唾之一敬首劾康康亦劾一敬然康

竟坐黜于是言路論拱者無虛日至是拱不自安乞罷

歸拱之奏辯也階擬旨慰留而不甚譴言者以是二人

嫌益深 六月甲申詔修世宗實錄以內閣徐階等五

人爲總裁官禮部尙書高儀副之取歷明書系修實錄于三月從信錄系之

四月典彙系之五月按是時總裁閣臣五人係徐階李春芳郭朴陳以勤張居正無高拱名是在拱罷後命也

又按六年張居正請修兩朝實錄奏稱穆宗實錄以隆慶元年六月初一日開館纂修至今未成云云是修世

宗實錄在六月之證今據之 諸達犯朔州叅將麻錦禦却之 戊

戌京師霪雨傷稼兵部郎中鄧洪震言入夏以來淫雨

彌月又京師去冬地震今春風霾大作白日無光近大

同又報雨霪傷物地震有聲陛下臨御甫半年災異疊

見傳聞後宮游幸無時嬪御相隨後車充斥左右近習
濫賜予政令屢易前後背馳邪正混淆用舍猶豫萬一
奸宄潛生寇戎軼犯其何以待之上納其言詔素服修
省避殿御皇極門視事 是月新河復決時山東河南
皆大水山水驟溢決新河壞漕艘數百給事中吳時來
言新河受東兗以南費嶧鄒滕之水以一堤捍羣流豈
能不潰宜分之以殺其勢于是朱衡請開支河四洩其
水入赤山湖從之 戶部尙書葛守禮乞養母歸時內
閣高拱與徐階不相能舉朝皆右階而攻拱守禮不可
遂求罷守禮在戶部值畿輔山東流移日衆守禮言有

司變法亂常起科太重徵派不均且河南北山東西土地磽确正供尙不能給復重之徭役工匠及富商大賈皆以無田免役而農夫獨受其困此所謂舛也乞正田賦之規罷科差之法又國初徵糧戶部定倉庫名目及石數價值通行所司分派小民隨倉上納完欠之數瞭然可稽近乃定爲一條鞭法計畝徵銀不論倉口不問石數吏書黃緣爲奸增減灑派弊端百出至于收斛乃又變爲一串鈴法一條鞭一串鈴法皆見後卷謂之夥收分解于是收者不解解者不收收者獲積餘之貲解者任賠補之累夫錢穀必分數明而後稽覈審今混而爲一是爲那

移者地也願敕所司酌復舊規詔從之而不能革守禮
又以戶部專理財賦必周知天下倉庫盈虛然後可節
縮調劑請遣御史分行天下稽覈文冊竝承敕以行詔
如其議遣御史譚啟馬明謨張問明等以往尋授南京
戶部尙書馬森代守禮爲戶部尙書 秋七月丙辰免
應天加徵織造銀 辛巳遣使招撫山東河南被災流
民給復五年其糧長稱收火耗夫馬折乾廩給扣送諸
弊一切釐革從刑科給事中王之垣請也致墨之垣所請三編據實
錄增今 八月癸未朔上幸太學釋奠于先師孔子禮
從之 畢御彝倫堂宣諭祭酒司業及諸生等仍賜衍聖公孔

尙賢及三氏子孫竝祭酒司業等宴于禮部是時朝鮮貢使乞留京師觀禮許之是月刑部郎中王世貞與弟世懋伏闕爲父忤訟寃言爲嚴嵩父子所害大學士徐階左右之詔復忤官給事中吳時來言兩廣總督譚綸總兵俞大猷戚繼光宜使專練邊兵以省諸鎮徵調兵部覆言大猷才宜于南嘗試于北不效且老矣乃召綸繼光至京師給事中周怡起故官未至擢太常少卿陳新政五事語多刺中貴時近侍方導上宴遊由是忤旨出爲登萊兵備僉事給事中岑用賓爲怡訟不納九月乙卯諳達寇大同癸亥復率衆數萬分三道

自朔州老營偏頭關諸處長驅入山西邊將不能禦遂
攻岢嵐及汾州破石州殺知州王亮采屠其民復大掠
孝義介休平遙文水交城太谷隰州間男婦死者數萬
壬申三衛復勾土默特同時入寇薊鎮殺參將吳昂
昌黎撫甯樂亭盧龍皆被蹂躪游騎至于灤河而宣府
亦報鴻台吉擁兵窺陵後南山詔總兵官李世忠東禦
土默特劉漢西防鴻台吉而令總督侍郎王之誥還駐
懷來巡撫都御史曹亨駐兵通州參將陳良佐護昌平
陵寢 甲戌郭朴罷時高拱旣去言路劾拱者竝及朴
于是朴不自安亦求去上固留之而御史龐尙鵬凌儒

等攻不止朴三疏乞歸始許之家居二十餘年卒免
襄陽鄖陽被災秋糧乙亥李世忠東援永平與敵遇
于撫甯縣南斬首五十級京師戒嚴詔五城御史詰察
非常漕糧集河下者令巡倉御史督護入城敕羣臣條
議京城防守事宜時諳達尙在山西而土默特之寇薊
鎮者三日始引去出義院口會大霧迷失道墮崖中人
馬枕藉死者甚衆諸將乃趨割其首而還冬十月丙
戌寇退京師解嚴丙申逮山西巡撫王維洛總兵官
申維岳薊鎮巡撫耿隨卿總兵官李世忠等下獄石州
之役維洛駐代州不出維岳亦畏不敢前隨卿以殺平

民充首功世忠坐援永平不力尋論死謫戍有差 甲

辰甯夏總兵官雷龍靈州參將何其昌出塞擊河套寇

敗之初濟農子據河套爲西陲諸部長別部併圖舊作

駐牧大小松山南擾河湟至是龍等掩其不意而襲之

是時上方進甯夏巡撫王崇古兵部侍郎總督陝西延

甯甘肅軍務崇古奏給四鎮旗牌撫臣得用軍法督戰

又指畫地圖分授諸大將故龍等數有功取異三編系

督三邊于十月而是時崇古巡撫甯夏數出兵是月

兵部尙書郭乾以寇故爲給事中王治歐陽一敬等所

劾遂坐罷召總督三邊右都御史霍冀代之 上命廷

臣議邊防吏部尙書楊博陳薊昌宣大戰守方畧言今日狂寇分道馮陵東窺薊鎮則九重震驚西犯偏關則三晉騷動各邊地勢旣殊戰守互異薊州昌平保定三鎮有牆可恃但乘高據險匹馬不入卽爲上策宣大遼東山西四鎮無牆可守難保不入但堅壁清野使彼無所獲卽爲中策至薊昌宜聽督臣修補邊垣分兵戰守宣府山南東路咫尺昌平宜統重兵護南山以衛陵寢雁門甯武偏頭均山西之門戶雁甯外倚大同而偏頭西連延綏邊長八百餘里獨當寇衝宜令居中相機戰守疏入上悉從之詔停日講給事中魏時亮言天未

沍寒不宜遽輟時亮又請以薛瑄陳獻章王守仁從祀
孔廟章下所司 十一月癸亥冬至祀天于南郊 是
月吏部請再卹先朝建言得罪諸臣員外郎申良給事
中張達常泰清紀卽周鈇上初不許言官王治龐尙鵬
力爭乃詔贈卹如例惟光祿少卿馬從謙以中官所撓
竟不行從謙不予卹典事見嘉靖三十一年 十二月詔廷臣博訪邊才
是冬無雪 是歲廣東海賊曾一本等作亂

二年春正月辛亥朔是日元旦大風揚沙走石白晝晦
冥自畿輔抵江浙皆如之 癸丑寇犯靖虜城 甲寅
太白晝見 壬戌革正一真人封號以張國祥爲上清

觀提點

己卯吏科給事中石星言天下之治不日進

則日退人君之心不日強則日偷臣竊見陛下入春以

來爲鼇山之樂縱長夜之飲極聲色之娛朝請久廢章

奏遏抑一二內臣威福自恣肆無忌憚天下將不可救

因條上六事曰養聖躬講聖學勤視朝速俞允廣聽納

察讒譖疏入上怒以爲惡言訕上命廷杖六十黜爲民

時中官滕祥者以造作奇巧得幸會監杖星大詬之祥

怒予重杖星絕復甦其妻鄭誤聞星斃杖下遽觸柱死

聞者哀之

改遇星受杖事据三編而從信錄二申錄所載言上御五鳳樓潛察杖者中官戒開吏毋

納給事從人部郎穆文熙星友也恐星以杖斃乃先以義白緹帥而身自掖蔽星中官共詈之文熙且詈且掖

以出得不死按野史
所記異詞增識于此

二月庚寅戶部尙書馬森等給
事中王治御史王友賢等各奏薦邊才見任大理寺卿
鄒應龍等四十五人聽用僉都御史王輪等十八人凡
六十三人吏部上其議因言五方之氣雖篤于因材百
中之能難拘于器使如往者輔臣楊一清以南人用之
陝西尙書王驥以北人用之雲南俱有聲績宜勿論南
北資格斟酌推用務俾各當其才上然其言 丁酉寇
犯柴溝堡新莊守備韓尙忠戰死 己亥耕藉田以禮
部言增上中下三等農夫各十人于耆老之後如宏治
中例 丁未車駕詣天壽山謁陵庚戌祭長陵永陵卽

日還京師免所過稅糧十之三 三月甲寅陝西慶陽
西安漢中甯夏山西蒲州安邑湖廣鄖陽及河南十五
州縣同日地震 丁巳總兵官孫吳等出塞襲寇破之
時王崇古填西邊總兵李成梁守遼東數以兵邀擊于
塞外敵知有備入寇稍稀 辛酉立子翊鈞爲皇太子
李貴妃出也時方六歲詔赦天下 乙丑詔廣西總兵
官俞大猷討廣東賊初曾一本者吳平之黨降而復叛
執澄海知縣官兵擊之不利守備李茂才中礮死事聞
乃命大猷兼督廣東兵協討 戊辰賜羅萬化等進士
及第出身有差 丙子幸南海子先是左右有言南海

子之勝者上將往幸都給事中王治率同官諫內閣徐
階尙書楊博等竝阻止皆不聽至則荒莽沮濕上甚悔
之 戊寅京師地震是日永平府樂亭縣遼東甯遠衛
遵化順義等縣及山東登州府同日地震甯遠城崩禮
部尙書高儀等請詔百官修省從之 夏四月癸未河
南懷慶南陽汝甯及陝西甯夏同日地震乙酉陝西鳳
翔平涼西安慶陽地震壞城傷人時屯田御史周宏祖
言近四方地震土裂成渠旂杆數火天鼓再鳴隕星旋
風天雨黑豆此皆陰盛之徵也陛下嗣位二年未嘗接
見大臣咨訪治道邊患孔棘備禦無方事涉內廷輒見

撓阻皇莊則親取子粒太和則椎取香錢織造之使累遣糾劾之疏留中內臣爵賞謝詞溫旨遠出六卿之上

尤祖宗朝所絕無者疏入不報

國異事見明史本傳書于是年之春通紀系之

五月按明史五行志天雨黑豆在四月而各處地震奏報皆在三四月間宏祖上書當在是年之夏今類書于地震五月庚戌永甯州山崩是月總督薊遼保

月中

定軍務譚綸請調薊鎮真定大名井陘及督撫標兵三萬分爲三營令總兵叅遊分將之而授戚繼光以總理練兵之職又言練兵非旦夕可期今秋防已近請速調浙兵三千以濟緩急部議從之乃詔繼光以都督同知總理薊州昌平保定三鎮練兵事自總兵以下悉聽節

制預興語見明史譚綸戚繼光本傳傳特書于是年之五月今從之

六月庚辰遣使

錄囚于兩畿

己丑廣東賊曾一本寇廣州殺知縣劉

師顏

預興明史稿系曾一本寇廣州于三月乙丑證之明史本紀三月乙丑命俞大猷討廣東賊六月己

丑始書一本寇廣州典彙寇廣州在六月十一日是月己卯朔己丑正十一日也明史所記多據實錄今從之

是月兵科給事中魏時亮言今天下大患三藩祿不

給也邊餉不支也公私交困也宗藩有一時之計有百

世之計亟立宗學教之禮讓祿萬石者歲捐五之一二

千石者十之一千石者二十之一以贍貧宗立爲定制

此一時計也各宗聚居一城貧日益甚宜令就近散處

給閒田使耕以代祿奸生之孽重行黜削此百世計也

邊餉莫要于屯鹽近邊大臣龐尙鵬鄒應龍凌儒經理
事權雖重顧往河東者兼理四川往江北者兼理山東
河南往江南者兼理浙湖雲貴重內地而輕塞下非初
旨也且一人領數道曠遠難周請在內地者專責巡撫
令尙鵬等三人分任塞下屯事久任責成有功待以不
次則利興而邊儲自裕今天下府庫殫虛百姓困瘁而
建議者欲罄天下庫藏輸內府以濟旦夕之用脫州郡
有變何以待之夫守令以養民爲職要在勸農桑清徭
賦重鄉約嚴保甲而簿書獄訟催科巧拙不與焉疏上
多議行其冬復疏言天下可憂在民窮能爲民紓憂者

知府而已宜慎重其選治行卓越卽擢京卿若巡撫則人自激勸督學者天下名教所繫當擇學行兼懋者毋限以時教行望峻則召爲祭酒或入翰林以示風勵下部議卒不行 秋七月己酉廣東賊攻廣州不克遂犯

廉州 丙寅大學士徐階致仕上自卽位以來階所持諍多官禁事行者十八九中官側目會階以諫上幸南海子不聽遂乞休而給事中張齊以私怨劾階階固請歸上意亦漸移許之賜敕馳驛陞辭賜白金鈔幣舉朝皆疏留報聞而已初張齊奉命犒軍宣大納鹽商金因疏請卹邊商革餘鹽爲階所格至是階被劾上猶溫旨

留階而切責齊調外任已而尙書楊博等疏劾齊勒致仕其後王廷毛愷等竟發齊受邊商銀劾戍之邊時以爲朋黨修郊之漸云

國事見明史徐階本傳三編亦載齊修怨劾階于質實中沈氏從

信錄謂因論宰相之罪而坐以無據之耻爲朋黨報復之漸今據書之

八月內閣張居

正條上六事一省議論二振紀綱三重詔令四覈名實五固邦本六飭武備上嘉其忠懇下部院勘議以聞

九月甲寅命副都御史龐尙鵬總理九邊屯鹽初朝議興九邊屯鹽命尙鵬與鄒應龍唐繼祿分理尙鵬轄兩淮長蘆山東三邊已召應龍等還命尙鵬兼督之自嘉靖八年稍復開中例邊商中引內商守支末年工本鹽

行內商有數年不得掣者于是不樂買引而邊商困因
營求告掣河鹽河鹽者不上廩困在河徑自超掣易支
而獲利提河鹽行則守支存積者愈久而內商亦困引
價彌賤于是奸人專以收買邊引爲事名曰囤戶告掣
河鹽坐規厚利時復議于正鹽外附帶餘鹽以抵工本
之數囤戶因得賤買餘鹽而貴售之邊商與內商愈困
矣至是尙鵬疏言邊商報中內商守支事本相須但內
商安坐邊商遠輸勞逸不均故掣河鹽者以惠邊商也
然河鹽旣行淮鹽必滯內商無所得利則邊商之引不
售今宜停掣河鹽酌定邊商引價邊商倉鈔已到內商

不得留難蓋河鹽停則淮鹽暢行引價定則開中自多
邊商內商各得其願矣詔從之 是月工部尙書雷禮
罷時太監滕祥得上寵傳造採辦器物及修補壇廟樂
器糜費巨萬工廠存留大木任意斬截禮自以力不能
爭乞早賜罷上不罪祥而聽禮致仕召總理河漕都御
史朱衡代之 冬十月戊寅免南畿被災秋糧時江南
北皆亢旱淮徐間洪水泛溢都御史龐尙鵬請煮粥以
食饑民又留起解銀及商稅振之 己亥廢遼王憲燝
爲庶人遼簡王植自永樂中改封荊州七傳至憲燝莊
王致格于也憲燝在嘉靖時以奉道被寵賜真人號上

改元御史陳省劾其不法事詔奪真人號及印未幾巡按御史邵光先復劾其大罪十三上命刑部侍郎洪朝選往勘初副使施篤臣憾憲燁甚朝選至湖廣篤臣詐爲憲燁書餽朝選因刼持之憲燁建白肅曰訟寃之肅篤臣驚曰王反矣使卒五百圍王宮朝選還但實其淫虐僭擬諸罪狀不言王反大學士張居正家荊州故與憲燁有隙以朝選不坐憲燁反銜之後卒屬巡撫勞堪羅織朝選死獄中 甲辰免畿內河南被灾秋糧 十一月壬子宣府總兵官馬芳襲諳達于塞外再敗之先是有爲諳達子錫林阿謀以五萬騎犯蔚州誘芳出而

以五萬騎襲宣府城可得志芳豫伐木環城寇至不可
上遂解去至是芳率叅將劉譚等出獨石塞外二百里
襲其帳于長水海子還至塞追者及鞍子山芳逆戰又
大敗之芳有膽智諳敵情所至先士卒一歲數出師搗
巢或躬督戰或遣裨將家畜健兒得其死力嘗命三十
人出塞四百里多所斬獲敵大震芳乃帥師至大松林
頓舊輿和衛登高四望耀兵而還 辛酉免江西被灾
稅糧 戊辰冬至祀天于南郊 己巳廣東賊曾一本
以海艘橫行閩粵間遂犯福建時俞大猷解廣州之圍
將赴廣西總督劉燾奏請留會閩師夾擊詔令廣東總

兵官郭成福建總兵官李錫討之 是月杖內官監李芳芳以持正侍上于藩邸卽位信任之己奏革上林苑監增設皂隸減光祿歲增米鹽及工部物料以是爲同類所嫉而是時中官滕祥等方爭飾奇技淫巧以悅上意又導上爲長夜飲芳切諫上不悅祥等因媒孽之上大怒勒令閒住至是復令杖芳八十下刑部監禁待決尙書毛愷等言芳罪狀未明臣等莫知所坐上曰芳事朕無禮其錮之自是祥等益橫而芳坐是繫獄三年始得釋仍罰充南京淨軍 十二月庚寅奉世宗神主祔太廟 丁酉限勲戚莊田從戶部議也部臣言勲戚莊

田多冒濫者宜裁革其勲臣傳至五世者宜限以額自田百頃至七十頃宗支已絕及失爵者奪之奸民影射者徵其租入官時巡按直隸御史劉世曾查奏田頃數目復下部會同屯田御史議定應減應留規則以聞詔如所擬行之 是月山西靜樂有男子李良雨化爲婦人巡按御史宋纁言此陽衰陰盛之象宜進君子退小人以挽氣運上嘉納之 是冬江西巡撫劉光濟請行一條鞭法初嘉靖中葉邊供費繁帑藏匱竭乃有提編加派名目而逋欠愈多規避亦益巧一時有司乃併爲一條行之其法總括一州縣夏稅秋糧存留起運之額

及均徭里甲土貢雇募加增之額通十歲爲一條總征而均支之丁糧畢輸于官一歲之役官爲僉募力差則計其工食之費量爲增減銀差則計其交納之費加以贈耗一切計畝徵銀折辦于官均其輕重通其苦樂立法較爲簡易至是江西始請行之仍下部詳議以聞

吳

一條鞭法據元年葛守禮奏中已及之明史食貨志言嘉靖間數行數止至萬曆九年乃盡行之是其法久而後定也江西請行諸書皆系于是年

之十月十一月今系之是冬之末 詔購寶珠戶部

尙書馬森執奏給事中魏時亮御史周宏祖賀一桂等相繼力爭皆不聽御史詹仰庇疏言頃言官諫購寶珠反蒙詰讓昔仲虺戒成湯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召公戒

武王玩人喪德玩物喪志湯武能受二臣之戒絕去玩好故聖德光千載若侈心一生不可復過恣情縱欲財耗民窮陛下玩好之端漸啟彌違之諫惡聞羣小乘隙百方誘惑害有不勝言者況寶石珠璣多藏中貴家求之愈急邀直愈多奈何以有用財耗之無用之物今兩廣需餉疏請再三猶靳不予何輕重倒置乎不報

三年春正月壬子諂達犯宏賜堡大同總兵官趙奇擊却之是月改總理練兵都督戚繼光爲總兵官先是繼光至鎮疏言薊鎮兵多亦少之原有七不練之失有六雖練無益之弊有四又言兵形象水水因地而制流

兵因地而制勝薊之地有三平原廣陌內地百里以南之形也半險半易近邊之形也山谷仄隘林薄翳翳邊外之形也寇入平原利車戰在近邊利馬戰在邊外利步戰三者迭用乃可制勝今邊兵惟習馬耳未嫻山戰林戰谷戰之道也惟浙兵能之願更予臣浙東殺手礮手各三千益以西北馬步軍專聽臣訓練又言臣官爲創設諸將視爲贅疣安能展布下兵部議薊鎮既有總兵又設總理事權分諸將多觀望宜召還總兵郭琥專任繼光從之乃命繼光以總兵官填守薊州永平山海等處而浙兵止弗調

明史繼光本傳繼光以去年五月總理薊鎮練兵事其至鎮

當在夏秋間從信錄記援繼光總兵于是年之正月者近之惟請調浙兵至此尙未行今分書之

二

月庚辰免陝西被災秋糧 戊子罷中官閱視京營故

事京營兵每三年遣司禮太監一人閱視至是及期兵部以請上曰今年朕將大閱其罷遣且著爲令 庚子祭朝日壇 是月戶部尙書馬森罷森初蒞部會登極詔書蠲天下田租之半太倉歲入不支而京通二倉積貯無幾乃條上錢穀出入之數勸上節儉上責令措置森奏祖宗舊制河淮以南以四百萬供京師河淮以北以八百萬供邊一歲之入足供一歲之用後邊陲多事支費漸繁一變而有客兵之年例再變而有主兵之年

例其初止三五十萬耳後漸增至二百三十餘萬屯田
十虧七八鹽法十折四五民運十逋二三悉以年例補
之在邊則士馬不多于昔在太倉則輸入不益于前而
所費數倍重以詔書蠲除故今日告匱視往歲有加臣
所區畫算及錙銖不過紓目前急而于國之大體民之
元氣未及深慮願廣集衆思令廷臣各陳所見疏入報
聞而已已上命中官崔敏發戶部銀六萬市黃金森持
不可且言故事御札皆由內閣下無司禮徑傳者事乃
止旣又以購寶珠力爭不聽至是以母老乞終養許之
賜馳驛歸歸後遂屢薦不起森旣去改南京戶部尙書

劉體乾于北部代之

明史七卿表及馬森劉體乾本傳森任戶部在元年六月罷

在三年二月體乾代之體乾之罷在四年七月而諸書所記脫去馬森且誤記體乾之罷于二年蓋二人以取銀購珠寶得罪大畧相同遂因之外誤明史年表具有月日而傳中前後代罷分明今悉据正史書之

三月甲子太白晝見凡二十二日 戊辰廣賊曾一本

陷碣石衛叛將周雲翔等殺叅將耿宗先遂入賊中

詔廣東總兵官郭成等渡海擊之

明史本紀神宗先叛附于賊郭成討傳同三編云神將周雲翔殺叅將耿宗先叛附于賊蓋雲翔下脫殺字也今据明史先傳

元作是月上免喪臨朝未嘗發言給事中吳時來上保

泰九劄一致戒懼二端遊幸三戒嗜好四發綸音五習

奏事六嚴票旨七慎傳奉八宏虛受九禁誣指其言戒

嗜好謂聲色玩好最易溺人小人借之固寵人主以之
喪邦言嚴票旨謂宜專責之閣臣言慎傳奉謂宜禁內
批之假借言禁誣指則援趙文華之殺李默胡齊之殺
楊允繩杜泰之殺馬從謙在今日尤不可測宜痛懲之
以安善良蓋指滕祥等也疏入報聞 夏四月己丑總
兵官雷龍襲套寇于塞外敗之時濟農部率精騎西掠
留餘衆于套中龍乘間搗其巢斬首百餘級

明史紀事本末

套部據典彙所載即濟農也濟農本居河西

乙未遣官錄囚 是月遼陽

副總兵李成梁擊諸達別部于夾河山城殲其卒百六
十有奇餘衆遠徙遂空其地成梁以功進秩一等

明史紀事本末

史李成梁本傳言張擺失等屯塞下蓋亦諳達之別部也夾河山城參通紀所記書之

五月庚

戊廣東總兵官郭成敗曾一本之衆于平山時賊踞平山大安峒將寇海豐成偕南贛諸軍夾擊之斬首千三百餘級生繫叛將周雲翔斬以徇獲被掠通判潘槐而下六百餘人甲寅杖御史詹仰庇于廷先是正月中官製烟火延燒禁中廬舍仰庇請按治左右近習多切齒者上頗耽聲色陳皇后微諫上怒出之別宫外庭皆憂之莫敢言仰庇入朝遇醫禁中出詢之知后寢疾危篤卽上疏言先帝慎擇賢淑作配陛下爲宗廟社稷內主陛下宜遵先帝命篤官闈之好近聞皇后移居別宮

已近一載抑鬱成疾陛下畧不省視萬一不諱如聖德
何臣下莫不憂惶徒以事涉宮禁不敢頌言臣謂人臣
之義知而不言當死言而觸諱亦當死臣今日固不惜
死願陛下采聽臣言立復皇后中宮時加慰問臣雖死
賢于生上手批荅曰后無子多病移居別宮聊自適以
冀却疾爾何知內庭事顧妄言仰庇自分得重譴同列
亦危之及旨下中外驚喜過望仰庇益感奮亡何巡視
十庫疏言內官監歲入租稅至多而歲出不置籍按京
城內外園廬場地隸本監者數十計歲課皆屬官錢而
內臣假上供名恣意漁獵利填私家過歸朝乞備覈

宜留宜革并出入多寡數以杜奸欺再照人主奢儉四方係以安危陛下前取戶部銀用備緩急今如本監所稱則盡以創鰲山修宮苑製鞦韆造龍鳳艦治金櫃玉盆羣小因乾沒累聖德虧國計望陛下深省有以玩好逢迎者悉屏出罪之宦官益恨故事諸司文移往還及牧民官出教用照字言官上書無此體宦官因指再照人主語爲大不敬上怒下詔曰仰庇小臣敢照及天子且狂肆屢不悛遂廷杖百除名并罷科道之巡視庫藏者南京給事中駱問禮御史余嘉詔等疏救且言巡視官不當罷不納仰庇爲御史僅八月數進讜言竟以獲

罪及異據明史馬森周宏祖等傳命購珠寶在二年之
冬正仰庇爲御史時也傳言仰庇爲御史僅八月臨
代典則悉載其所上數疏皆系之二年其諫製烟火事
在本年正月見明史本傳中而典彙又誤書于二年之
正月其實仰庇之任御史不過八月則其所上諸疏皆
在二年冬以後且馬森之罷在今年二月尤可證也今
參明史本傳年月並
本紀甲寅日書之
閏六月真定保定及山東浙江

江南俱大水 是夏大理丞海瑞以右僉都御史巡撫
應天十府瑞威望夙著屬吏聞其至墨者多自免去有
勢家朱丹其門恐瑞見卽黜之中人監織造者爲減輿
從 以光祿卿靳學顏巡撫山西學顏應詔陳理財凡
萬餘言而言選兵鑄錢積穀最切其畧曰宋初禁軍十
萬統天下諸路亦不過十萬其後慶厯治平間增至百

餘萬然其時財用不詘何者宋雖增兵而天下無養兵費我朝以民養兵而新軍又一切仰太倉舊餉不減新餉日增費一也周豐鎬漢西都率有其名而無其實我朝留都之設建官置衛坐食公帑費二也唐宋宗親或通名仕版或散處民間我朝分封列爵不農不仕吸民膏髓費三也其尤耗天下之財者曰兵有邊兵有京兵有留都兵有腹內衛所兵此四者坐食同而緩急則異其目曰見伍曰招募曰徵調曰清勾曰充發五者之中見伍招募不可已也清勾充發按冊則可稽實效則無實徵調以資擺邊而虛彼實此徒費齎送山東義勇諸

省民壯原非祖制今乃供勾攝掃除之役請徵其餉以
實邊儲而京兵之不可汰者亦宜責以輪番戍守之法
京師去宣府薊鎮纔數百里京營九萬卒歲以一萬戍
二鎮九年而一周未爲苦也夫京卒戍薊鎮則延固之
費可省戍宣府則宣府大同之氣自張寇畏宣大制其
後京卒當其前則仰攻深入之事鮮矣臣又覩天下之
民皇皇以匱乏爲慮者非布帛五穀不足也銀不足耳
夫銀寒不可衣饑不可食不過貿遷以通衣食之用獨
奈何用銀而廢錢錢益廢銀益獨行獨行則藏益深而
銀益貴貨益賤而折色之辦益難豪右乘其賤收之時

其貴出之銀積于豪右者愈厚行于天下者愈少更踰數十年臣不知所底止矣錢者泉也不可一日無計者謂錢法之難有二利不警本民不願行此皆非也夫朝廷以山海之產爲材以億兆之力爲工以賢士大夫爲役何本之費誠令民以銅炭贖罪而匠役則取之營軍一指麾間錢徧天下矣至不願行錢者獨奸豪爾請自今事例罰贖徵稅賜賚宗祿官俸軍餉之屬悉銀錢兼支上以是徵下以是輸何患其不行哉臣又聞中原者邊鄙之根本也百姓者中原之根本也民有終身無銀而不能終歲無衣終日無食今有司夙夜不遑者乃在

銀而不在穀臣竊慮之國家建都幽燕北無郡國之衝
所恃爲腹心股肱者河南山東江北及畿內八府之人
心耳其人率驚悍而輕生易動而難戢游食而寡積者
也一不如意則輕去其鄉往往一夫作難千人響應前
事已屢驗矣弭之之計不過曰恤農以繫其家足食以
繫其身聚骨肉以繫其心今試覈官廩之所藏每府得
數十萬則司計者安枕可矣得三萬焉猶足塞轉徙者
之望設不滿萬豈得無寒心臣竊意不滿萬者多也臣
近者疏請積穀業蒙允行第恐有司從事不力無以塞
明詔敢卽臣說申言之其一曰官倉發官銀以糴也一

曰社倉收民穀以充也官倉非甚豐歲不能舉社倉雖中歲皆可行唐義倉之開每歲自王公以下皆有人宋則準民間正稅之數取二十分之一以爲社誠倣而推之就士俗合人情占歲候以通其變計每歲二倉之入以驗其功著爲令而歲歲修之時其豐歉而歛散之在官倉者民有大饑則以振在民倉者雖官有大役亦不聽貸借此藏富于民卽藏富于國也今言財用者不憂穀之不足而憂銀之不足夫銀實生亂穀實弭亂銀之不足而泉貨代之五穀不足則孰可以代者哉故曰明君不寶金玉而寶五穀伏惟聖明垂意疏入下所司議

卒不能盡行也

亥異語見明史學顏本傳諸書皆系之六月今並列之是夏

秋七

月壬午河決沛縣自考城虞城曹單豐沛抵徐州俱罹其害漕舟二千餘皆阻邳州不得進總理河道都御史翁大立以聞戶部請救河道諸臣疏濬支渠以通茶城及秦溝濁河口之淤塞從之 乙酉詔天下有司修積穀備荒之政 壬辰遣使振沿河被災州縣從河道都御史翁大立之請也先是河決戶部議請以淮揚商稅及撫按贓罰銀備振發倉粟以卹貧民至是大立又請漕艘後至者貯粟徐州倉平價出糶詔許以三萬石賚民大立以下民昏墊閭閻愁困之狀上莫能周知乃繪

圖十二以獻且言時事可憂更不止此東南財賦區而江海泛濫粒米不登京儲可慮一也邊關千里悉遭洪水墩堡傾頽何恃以守可慮二也畿輔山東河南霖雨旣久城郭不完寇盜無備可慮三也江海間颶風鼓浪舟艦戰卒悉入波流海防可慮四也淮浙鹽場鹹泥盡沒竈戶流移商賈不至國課可慮五也乞陛下以五患十二圖付公卿博議速求拯濟之策上留圖備覽下其奏于所司戶部請先發太倉銀三萬兩選差司官往災重處亟行振濟從之 八月壬寅祭夕月壇 癸丑廣東賊平初詔俞大猷會閩廣兵勦賊時曾一本由海道

犯福建總兵官李錫出海禦之與大猷遇賊于柘林澳
三戰皆捷賊遁馬耳澳復戰會廣東總兵官郭成破平
山之賊率參將王詔等以師會次萊蕪澳分三哨進一
本駕大舟力戰諸將連破之燬其舟詔生禽一本及其
妻斬首七百餘死水火者萬計時廣盜蠡起潮州諸屬
邑賊巢以百數郭明據林樟胡一化據北山洋陳一義
據馬湖前後剽劫二十載成督諸軍擊殺明等斬首千
三百有奇而一本最強至是兩省協力平之而錫功尤
鉅云 壬戌以禮部尙書趙貞吉兼文淵閣大學士預
機務貞吉前佐戶部以忤嚴嵩罷上改元起禮部侍郎

掌詹事府尋改充日講官貞吉年踰六十而議論侃直進止有儀上深注意焉及是遂命入閣貞吉奏言朝綱邊務一切廢弛臣欲捐軀任事惟陛下主之上益大喜

丁卯振南畿浙江山東灾時三省皆被水戶科給事

中劉繼文請發帑遣官分振竝發臨德二倉粟米又以

禮科給事中黃才敏請再發德州倉見積米二萬石以

振灾民

改異劉繼文黃才敏之請三編据實錄增入今從之

九月丙子諳達犯

大同掠山陰應州懷仁渾源等處時總督陳其學以捷

聞爲御史燕如宦所發兵部僅議貶秩輔臣趙貞吉爭

之事竟已 辛卯大閱武于教場上戎服登壇分別將

領及侯伯錦衣中射等第賞罰有差大閱久不行至是

以爲曠典百官稱賀

致異辛卯係九月日分明
書誤入之八月今据本紀

是月

黃河旣決淮水復溢自清河縣至通濟閘抵淮安城西

淤三十餘里決方信二壩出海平地水深丈餘而山東

沂莒郯城之水又由沂河直河溢出邳州人民多溺死

河道都御史翁大立奔走經營請大行振貸從之

致異
語見

明史翁大立附傳中證之明史五行志
乃九月事皆据奏報月日也今從之

冬十月辛丑

朔彗星見天市垣東北指凡二十日而滅 十一月甲

戌祀天于南郊 庚辰京師地震有聲詔百官修省三

日時山西亦震 癸巳雨水冰 是月禮部尙書高儀

罷儀掌禮部四年遇事秉禮循法甚稱職引疾章六上
皆慰留會御史傅龍以先帝時撰文叩壇事劾儀儀四
疏求去乃加太子少保馳傳歸踰月以禮部尚書掌詹
事府事殷士儋代之十二月己亥命廠衛刺部院事
上以災異頻仍由部院政事不平所致令廠衛密訪以
聞于是尚書毛愷侍郎萬士和等皆自劾求去上慰留
給事中舒化等上言祖宗設廠衛令捕盜緝奸非以察
百官也制馭百官乃天子之權而奏核諸司責在臺諫
今陛下委之廠衛廠衛必托之番校此輩貪殘恐開羅
織之門不可不慎上不從己而事竟寢 庚申召高拱

復入閣拱性彊直自遂頗快恩怨及再入閣盡反徐階
所爲凡先朝得罪諸臣以遺詔錄用贈卹者一切報罷
且言明倫大典頒示已久今褒顯議禮諸臣將使獻皇
在唐之靈何以爲享先帝在天之靈何以爲心而陛下
歲時入唐何以對越二聖上深然之時歐陽一敬方擢
太常少卿聞拱再起衲政懼卽日告歸半道以憂死胡
應嘉屢遷參議憂歸閩拱再相亦驚怖而卒 乙丑下
尙寶寺丞鄭履淳于獄履淳故尙書曉子也疏言頃年
以來萬民失業四方多故天鳴地震災害游臻正陛下
宵旰憂勤時也今最急莫如用賢陛下御極三年曾召

問一大臣面質一講官賞納一諫士以共畫思患豫防之策乎高亢睽孤乾坤否隔忠言重折檻之罰儒臣虛納牖之功宮闈違脫珥之規朝陛拂同舟之義回奏蒙譴補牘奚從內批徑出封還何自紀綱因循風俗玩愒功罪罔核文案徒繁閑寺潛爲厲階善士漸以短氣言涉宮府肆撓多端梗在私門堅持不破萬衆惶惶皆謂羣小侮常明良疎隔自開闢以來未有若是而永安者伏願奮英斷以決大計勿爲小故之所淆宏濬哲以任君子勿爲嬖昵之所惑移美色奇珍之玩而保瘡痍分昭陽細務之勤而和庶政拔用陸樹聲石星之流嘉納

殷士儋翁大立諸疏經史講筵日親無倦臣民章奏與所司面相可否萬幾之裁理漸熟人才之邪正自知察變謹微回天開泰計無踰此疏入上大怒杖之百繫刑部獄數月刑科給事中舒化等以爲言乃釋爲民是月吏部尙書楊博致仕初博爲給事中胡應嘉所劾連疏乞休竝慰留後以諫幸南海子忤旨未幾御史詹仰庇以直言罷博爭之屯鹽都御史龐尙鵬被論博議留皆不聽至是遂引疾求罷尙書劉體乾上章乞留不報博旣罷詔以大學士高拱兼掌吏部事是冬免兩畿山東浙江河南湖廣被灾稅糧初設廣西巡撫廣西

舊以總督兼巡撫至是以古田亂朝議專設巡撫乃擢

江西按察使殷正茂以右僉都御史爲之初宏治間古

田賊首韋朝威作亂平之

事見宏治五年六年

嘉靖間其子銀豹

與其從父朝猛復叛遂踞古田分其地爲上下六里銀豹出掠脅下六里人行而上六里不預焉嘉靖末提督

吳桂芳遣典史廖元入上六里撫諭之諸獍復業者二

千人銀豹勢孤請降未幾復猖獗挾其五子據鳳皇連

水二寨襲殺昭平知縣魏文端更自永福入桂林劫布

政司庫殺參政黎民衷縋城去官兵追不及臨桂永福

各縣兵羣起捕之得賊黨三十餘人于各山寨中而首

惡未獲于是朝議大征之乃有是命 是歲陝西賊起

明通鑑卷六十五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燮編輯

紀六十五

起上章敦非盡元
默沿灘凡三年

穆宗莊皇帝

隆慶四年春正月己巳朔日有食之

乙巳朔明史本紀作
乙巳朔乙字蓋己

字之誤也三編及史
稿皆作己巳今據改免朝賀辛未上避殿詔修省三日

癸未復月食工科給事中陳吾德言歲首日月竝食天

之大灾陛下宜屏斥一切玩好應天以實疏入報聞

是月倭入廣海衛城大掠而去總督劉燾以戰却聞給

事中溫純劾其欺罔會召燾督京營置不問改總督

明通鑑卷六十五

三邊都御史王崇古總督宣大山西軍務崇古在陝七年數建襲塞功至是謀報詣達將大舉乃有是命崇古禁邊卒闌出而縱其素通寇者深入爲間又撫降番漢陷寇軍民及西番衛拉特等一歲中降者踰二千人

興攷

据明史崇古本傳以嘉靖四十三年總督三邊傳言在陝七年以是年正月改督宣大山西今据書之爲巴噶奈齊歸降張本

二月己亥大學士趙貞吉兼掌都察院事初

都御史王廷發給事中張齊取賄事爲故輔臣徐階修郅及高拱再相悉反階所爲廷慮其報復必及己乃與刑部尙書毛愷先後乞休以避之拱以內閣主吏部貞吉負才好勝不相下言于首輔李春芳亦兼掌院事自

是二人遂有卻廷愷既罷踰年給事中周芸御史李純

樸復訟齊事謂廷愷阿徐階意羅織不辜下法司議斥

廷爲民愷奪職皆高拱主之也明史本紀不載史稿系之是月己亥正正

月考察先後事也明史七卿表王廷毛愷皆以二月致仕趙貞吉之掌都察院及葛守禮之代毛愷皆在二月

今據史稿日分參列傳書乙丑更京營制時輔臣趙

之爲下文貞吉罷相張本貞吉言舊制內外衛兵分隸五府永樂末年因聚府兵

北伐旋師之後遂結營團操乃以三千神機二營附之

因號爲三大營其實皆五府之兵也夫五府之兵因調

發而聚之爲營既歸卽當散還各府矣所以久聚團操

而不散者以當時常有戒嚴征伐之事故不暇耳然猶

以五軍名營實未變五府之舊制也沿至正統末年變爲十團營矣宏治間又加爲十二團營矣正德間又增置東西官廳矣然舊營之制尙存老家軍之籍則五營之號未泯而五府之意猶存也至嘉靖庚戌嚴嵩建議于五府之外特設戎政府括內外兵籍鑄總督戎政之印而授之仇鸞于是祖制大壞而賊臣得肆覬覦之計向使鸞遲于伏誅則時事之危未可測也鸞誅而以鎮遠侯顧寰代之寰惟知退讓自守以保勲名而營制則日弱矣臣竊謂分府設將之制未易卒復而分營統兵之法猶可遵行蓋將才難得以一人統十萬之衆非韓

白不能以十萬衆分委之數人則稱職易耳議將見操
官軍分爲左右中前後五營各擇一將以分統之責令
訓練而以文臣巡覈之加賞罰焉收戎政府印歸之內
府有事則領敕掛印而命之于闔外事完則繳敕納印
而歸將于營中是則太阿之柄獨持于上而輦轂之下
常有數萬精兵可戰可守隨所用而無不宜矣疏入詔
下廷臣議尙書霍冀前與貞吉議不合頗不然其言廷
臣亦多謂強兵在擇將不在變法冀等乃上議三大營
宜如故惟以一人爲總督權太重宜三營各設一大將
而罷總督以文臣爲總理報可于是三大營各設總兵

一副將二其參佐等官互有增損各均爲十人而五軍

營兵均配二營以侯伯充總兵官復設文臣三人覈其

事後修三編據實錄改入正月蓋貞吉建議在前下詔

在後也今仍據本紀系之二月是月兵部尙書霍冀

罷冀議營制與趙貞吉不協會給事中楊鎔劾冀貪庸

宜罷鎔爲貞吉鄉人冀疑出貞吉意乃各上疏辨求去

上不直冀責令閒住而慰留貞吉起故兵部尙書郭乾

以代冀又以毛愷罷起葛守禮爲刑部尙書是春應

天巡撫海瑞請開白茆河先是瑞蒞吳首請疏吳淞江

下流淤地萬四千丈有奇工未竣至是復言三吳入海

之道南止吳淞北止白茆今吳淞方在挑疏土人請開
白茆計濬五千餘丈役夫百六十四萬餘又請開吳淞
東西二壩竝從之瑞銳意興革民賴其利而素疾大戶
兼并力摧豪強不少貸一時奸民乘機告訐故家大姓
時有被誣負屈者又裁節郵傳冗費士大夫出其境率
不得供頓由是怨興都給事中舒化論瑞迂滯不達政
體宜以南京清秩處之上猶優詔獎瑞已而給事中戴
鳳翔劾瑞庇奸民魚肉縉紳沽名亂政遂改南京糧儲
瑞撫吳甫半歲小民聞去皆遮留號泣載道家繪像祀
之瑞尋履新任復爲張居正所構遂謝病歸

明史瑞傳

瑞以去年六月巡撫應天傳連書其請瀆白
弗事證之河渠志特書于七年之春今從之夏四月

戊戌京師地震 丙午諸達寇大同宣府遂及山西官

軍拒却之
國興明史本紀寇大同宣府史稿寇大同宣府山西明書則云敵犯山西今據史稿並書

之 是月陝西賊寇四川巡撫嚴清以聞巡按御史王

廷瞻劾清縱寇輔臣趙貞吉言賊起鄖陝貽害川徼不

宜專責之四川臣蜀人深知清約已愛人省事任怨今

蜀地歲荒民流方倚清如父母奈何棄之疏奏不允命

清解官聽調清遂不出久之始起 五月癸酉下給事

中李己于獄先是上從中官崔敏言命市珍寶己在戶

科執奏不從己偕工科給事中陳吾德復上疏曰伏觀

登極詔書罷採辦蠲加派且云各監局以缺乏爲名移文苛取及所司阿附奉行者言官卽時論奏治以重典海內聞之歡若更生比者左右近習干請紛紜買玉市珠傳帖數下人情皇駭咸謂詔書不信無所適從邇時府庫久虛民生困瘁司度支者日夕憂危陛下奈何以玩好故費數十萬貲乎敏等獻詔營私罪不可宥乞亟譴斥以全詔書大信疏入上震怒杖已百錮之獄中斥吾德爲民 六月內閣高拱請重邊方有司之選其畧言邊方有司實兼牧民禦虜之責宜擇年力精壯才具超卓者除補不宜付襍流及遷謫者其課最以三年爲

率比內地加等陞遷或不次擢用不職者降三級別用或罷斥治罪又請增置兵部侍郎以儲總督之選由侍郎而總督由總督而本兵中外更番邊才自裕又以兵者專門之學非素習不可卒應儲養本兵當自兵部司屬始宜慎選司屬多得智謀才力曉暢軍旅者久而任之勿遷他曹他日邊方兵備督撫之選皆于是取之更各取邊地之人以備司屬如銓司分省故事則題覆情形可無扞格竝重其賞罰以鼓勵之疏入皆報可著爲令拱練習政體負經濟才其在吏部欲徧識人才授諸司以籍使署賢否誌爵里姓氏月要而歲會之倉卒舉

用多得其人其所經畫多類此

又興語見明史高拱本傳諸書皆系之六月今

參書

秋七月己巳禁章奏浮詞時高拱言比來章奏

鋪綴連牘言多意晦端緒難尋反可竄匿事情支詞假飾非人臣奏對之體請嚴加禁約從之 戊子大學士

陳以勤致仕初以勤入閣徐階爲首輔而高拱方嚮用朝士各有所附交相攻以勤中立無所比及拱再入與趙貞吉相軋張居正復中搆之以勤與拱舊僚貞吉其鄉人而居正則所舉士也度不能爲解恐終不爲諸人所容力引疾乞休遂進兼太子太師吏部尙書賜敕馳傳歸歸六年卒贈太保謚文端 乙未免四川被災稅

糧 是月戶部尙書劉體乾罷初詔取太倉銀三十萬兩體乾言太倉銀所存三百七十萬耳而九邊年例二百七十六萬有奇在京軍糧商價百有餘萬薊州大同諸鎮例外奏乞不預焉若復取以上供經費安辦又言國計絀乏大小臣工所共知今所搜括盡以供無益費萬一變起倉卒如國計何于是給事中李己楊一魁龍光御史劉思問蘇士潤賀一桂傅孟春交章乞如體乾言閣臣李春芳等亦以爲言乃命止進十萬兩體乾又奏太和山香稅宜如泰山例有司董之毋屬內臣忤旨奪俸半年至是又乞減承運庫稅額二十萬爲中官崔

敏所格承運庫又以白劄索部帑十萬體乾執奏白劄
非體竟取之是時內供已多數下部取太倉銀又趣市
珍珠黃綠玉諸物體乾數執爭積忤上意竟奪官給事
中光懋御史凌琯等交章請留不聽以戶部侍郎張守
直陞任代之 八月庚戌諸達及子錫林阿大舉入寇
宣大告警時李春芳雖爲首輔而政自高拱出一時京
師戒嚴拱請命侍郎曹邦輔王遴督師列陣以待以都
御史栗永祿守昌平護陵寢起劉燾于天津守通州倉
儲命總督王崇古譚綸主進勦機宜戴才理糧餉邊境
得無事 九月癸酉陝西大水詔州縣發倉廩振濟竝

蠲免稅糧

甲戌河決邳州時總督河道翁大立內召

爲工部侍郎旋改兵部受代者未至而山東沙薛汶泗
諸水驟漲決仲家淺諸處黃河又暴至茶城復淤已而
淮水亦大溢自泰山庸至七里溝亦淤十餘里乃起潘
季馴以故官再理河道未至而河復決邳州自睢甯白
浪淺至宿遷小河口淤百八十里糧艘阻不進大立言
比來河患不在山東河南豐沛而專在徐邳乃議開泇
河口以避洪水之險時部議主塞決口而大立亦旋罷
事遂中寢 壬午免北畿及湖廣被災稅糧 癸未諳
達犯大同副總兵錢棟死之戊子錫林阿復犯錦州總

兵官王治道參將郎得功以十餘騎入敵死之乃擢副

總兵李成梁爲遼東總兵官是時諳達諸部數犯塞下

十年之間殷尙質楊照及治道三大將死焉成梁乃大

修戎備甄拔將校收召健兒以爲選鋒軍聲始振

攷異犯錦

州據明史韃靼傳係鴻台吉李成梁傳作錫林阿三編從之是時諳達諸部皆在塞下而錫林阿鴻台吉皆諳達之子奏報異文故

明史稿多以寇書之

甲午罷京營文武提督仍置總

理協理二臣如舊制先是營制屢更尋改三營總兵官

皆爲提督又設三文臣亦稱提督遂有文武六提督遇

事各持意見旬月不決給事中溫純極言其弊乃罷之

趙貞吉亦不能爭也

譚綸之總督薊鎮也請與戚繼

光專任其事勿令巡按巡關御史參預其間未幾巡撫
劉應節果異議而巡按御史劉翺巡關御史孫代又劾
綸自專上用高拱言悉以兵事委綸而諭應節等毋撓
綸乃分薊鎮爲十二路路置一小將總立三營分爲東
中西三路以時訓練互爲犄角節制詳明是秋諸部入
寇獨薊鎮無警舊調陝西河南真定兵防秋至是悉罷
冬十月癸卯諳達孫巴噶奈濟舊作把漢那吉求內附許之
巴噶奈濟者諳達第三子替克貝台吉子也舊作鐵幼背台吉
孤育于諳達妻伊克哈屯所舊作伊一作一既長娶必濟舊作比吉不
相得復自聘鄂爾多斯女舊作襖兒都司號三娘子卽諳達外

孫女也諳達見其美奪之巴噶奈濟惠率屬十餘人來歸大同巡撫方逢時告總督王崇古曰機不可失也率五百騎往受之崇古上言巴噶奈濟來歸非擁衆內附者比宜給官爵豐館餼飾輿馬以示諳達諳達急則令縛送板升諸叛人不聽卽脅誅巴噶奈濟牽沮之又不然而撫納如漢置屬國居烏桓故事使招其故部徙近塞諳達老且死鴻台吉立則令巴噶奈濟還以衆與台吉抗我按兵助之此安邊之良策也奏至朝議紛然高拱張居正力主崇古議丁未詔授巴噶奈濟爲指揮使壬戌詔考察給事中御史先是御史葉夢熊因論

受降引宋郭藥師張穀事爲喻遂忤旨而自鄭履淳詹
仰庇李已陳吾德等數以言事得罪上頗惡之乃有是
命時高拱掌吏部趙貞吉掌都察院事皆主考察貞吉
因上言陛下嚴論考覈言官竝及陞任在籍者應考近
二百人其中豈無懷忠報主審諤敢言之士今一以放
肆奸邪罪之竊恐所司奉行過當忠邪不分致塞言路
沮士氣非國家福也上不從時拱考察多挾私憾以貞
吉得其情憾甚至是屆考察拱欲去貞吉所厚者貞吉
亦持拱所厚以解于是斥者二十七人而拱所惡者咸
預焉拱意猶未慊乃謀去貞吉以快其私貞吉遂不安

于其位云 是月改議方士王金等罪初法司坐金等
子弑父律論死繫獄及高拱再入閣欲歸罪徐階乃復
上疏曰人君隕于非命不得正終其名至不美先帝臨
御四十五載得歲六十有餘末年抱病經歲上賓壽考
令終曾無暴遽今乃謂爲王金等所害誣以不得正終
天下後世視先帝爲何如主乞下法司改議于是刑部
尙書葛守禮等言金妄進藥無事實但習故陶仲文術
左道惑衆應坐爲從律編戍給事中趙奮言法司爲天
下平昔則一主于入而不爲先帝地今則一主于出而
不恤後世議罪有首而後有從金等爲從孰爲首將以

陶仲文爲首則仲文死已久爲法如此陛下何賴哉疏入報聞由是金等竟從末減拱再出專與階修隙所論

皆欲以中階重其罪賴上仁柔弗之竟也

致墨王金等之獄法司論

死在元年改議遣戍則在四年蓋高拱再入閣後也通紀牽連竝記于元年法司議下然其言刑部尙書葛守禮會多官鞠于午門外則是年守禮任刑部尙書也守禮以二月起刑尙十一月改左都御史而十月當朝審之期證之佞幸傳特書王金等減死戍邊于四年之十月今從之

釋給事中李已于

獄已以爭珍寶事得罪繫獄刑科給事中舒化等請釋已刑部尙書葛守禮等因言朝審重囚情可矜疑者咸得末減已及內犯張恩等十人讞未定不列朝審中恐瘐死犴狴有累深仁上乃釋已而恩等繫如故法司以

恩等有內援欲借以脫已及已獨釋咸翁然稱上仁明

預異語見明史李已州傳諸書多系之八月据舒化等論救月分也證之刑部奏稱朝審期則釋已當在十月

朝審時十一月乙丑太白晝見凡三日丁丑諸達

乞封貢先是巴噶奈濟內附諸達方西掠土番聞之急

引還約諸部入寇王崇古檄諸道嚴兵禦之敵不得利

伊克哈屯思其孫日夜哭詣達患之使來請命巡撫方

逢時遣譯者鮑崇德往令縛送板升諸叛人以易巴噶

奈濟崇德入其營詣達盛氣待之崇德曰朝廷待爾孫

甚厚今稱兵是速之死也詣達疑其孫已死聞言心動

使使詞之崇古令巴噶奈濟緋袍金帶見使者詣達喜

過望崇德因說之曰趙全等且至巴噶奈濟夕歸詣達
因屏人語曰我不爲亂亂由全等天子若封我爲王長
北方諸部孰敢爲患卽死吾孫當襲封彼衣食中國忍
背德乎遂遣使致書達時而全方憊患用兵詣達又惑
之全嘗投書達時欲歸中國達時以示詣達始有執全
意錫林阿奄至大同達時以巴噶奈濟箭示之錫林阿
執箭泣曰此吾弟替克貝台吉故物也我來求巴噶奈
濟今旣授官當更計之會詣達召錫林阿還錫林阿遂
引去于是詣達遣使偕崇德來乞封請互市且定縛送
全等之約崇古以聞詔悉許之 己卯祀天于南郊舊

制郊畢行慶成宴自世宗倦勤久不舉上卽位三載亦
未及行至是禮部尙書殷士儋始考定舊儀行之 七
西大學士趙貞吉罷官去貞吉喉門生給事中韓
楫劾其庸橫及考察有私狀貞吉疏辨乞休且言臣自
掌院務僅以考察一事與拱相左其它壞亂選法縱肆
作奸昭然耳目者臣噤口不能一言有負任使真庸臣
也若拱者斯可謂橫也已臣放歸之後幸仍還拱內閣
毋令久專大權廣樹衆黨疏入竟允貞吉去而拱握吏
部權如故貞吉名輩居拱及張居正先而進用在後卒
齟齬以去歸十二年以萬厯十年卒贈少保謚文肅

己丑以禮部尙書殷士儋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士儋與陳以勤高拱張居正竝裕邸舊臣三人皆柄用士儋仍尙書不能無望拱惡其不親已不爲援士儋遂藉太監陳洪力取中旨入閣是月陞禮部侍郎潘晟爲本部尙書改刑部尙書葛守禮左都御史以南京戶部尙書劉自強代之十二月丁酉詣達執叛人趙全等九人來獻詔王崇古遣使送巴噶奈濟歸巴噶奈濟猶戀戀感泣再拜去乙卯磔趙全等于市上以罪人旣得行受俘禮祭告郊廟加王崇古太子少保兵部尙書總督如故方逢時以下陞賞有差

五年春正月己丑京師大風揚塵四塞 是月大學士
李春芳言先朝故事東宮未出閣時閣臣以朔望次日
行謁見禮不惟臣等獲遂瞻仰之私而東宮亦藉以嫻
習禮儀養成儲德卽今春和乞舉行如例上許之命以
二月二日謁見 二月甲午廷臣及朝覲官謁皇太子
于文華左門 己未封皇子翊鏐爲潞王翊鏐上第四
子也 是月謫御史汪文輝爲甯夏僉事時內閣高拱
兼掌吏部權勢烜赫其門生韓楫宋之韓程文涂夢桂
等竝居言路日夜走其門專務搏擊文輝亦拱門生心
獨非之至是疏陳四事專責言官其畧曰先帝末年所

任大臣本協恭濟務無少釁嫌始於一二言官見唐堂
議論稍殊遂潛察低昂窺所向而攻其所忌致顛倒是
非熒惑聖聽傷國家大體苟踵承前弊交煽並構使正
人不安其位恐宋元祐之禍復見于今是爲傾陷祖宗
立法至精密矣而卒有不行者非法敝也不得其人耳
今言官條奏率銳意更張部臣重違言官輕變祖制遷
就一時苟且允覆及法立弊起又議復舊政非通變之
宜民無畫一之守是爲紛更古大臣坐事退者必爲微
其詞所以養廉恥存國體今或掇其已往揣彼未形逐
景循聲爭相詬病若市井喧闐然至方面重臣苟非甚

奸慝亦宜棄短錄長爲人才惜今或搜抉小疵指爲大
蠹極言醜詆使決引去以此求人國家安得全才而用
之是爲苛刻言官能規切人主糾彈大臣至言官之短
誰爲指之者今言事論人或不當部臣不爲奏覆卽憤
然不平雖同列明知其非亦莫與辨以爲體貌當如是
夫臣子且不肯一言受過何以責難君父哉是爲求勝
此四弊者今日所當深戒然其要在大臣取鑒前失勿
用希指生事之人希指生事之人進則忠直貞諒之士
遠而頌成功譽盛德者日至于前大臣任已專斷卽有
闕失孰從聞之蓋宰相之職不當以救時自足當以格

心爲本願陛下明飭中外消朋比之私還淳厚之俗天

下幸甚疏奏下所司拱惡其刺已甫三日遂出之外與

文輝一疏見明史本傳特書于五年之二月三月已

卯賜張元忬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己丑詔封諸達

爲王先是巴噶奈濟旣歸諳達及其妻撫之泣遣使報

謝誓不犯大同王崇古上言朝廷許諳達封貢諸邊有

數年之安可乘時修備設彼背盟吾以數年蓄養之力

從事戰守愈于終歲犇命自救不暇者矣因條上封貢

八事一議封號一定貢額一議貢期一議立互市一議

撫賞之費一議招賞之例一審經權一戒狡飾經權者

謂各鎮練兵設險積餉之務仍宜預圖狡飾者謂防敵
人陰懷異志也疏入下廷議定國公徐文壁侍郎張四
維以下二十二人以爲可許英國公張溶尙書張守直
以下十七人以爲不可許尙書朱衡等五人言封貢便
互市不便獨僉都御史李棠極言當許狀兵部悉上衆
議會上御經筵閣臣面請外示羈縻內修守備上然之
乃詔封諱達爲順義王名所居曰歸化城 是月起故
尙書楊博爲兵部尙書時郭乾罷高拱薦博堪本兵乃
以吏部尙書掌兵部事陝西明史七卿表楊博以五年三月起爲兵部尙書證之博傳
蓋以吏部尙書掌兵部事故王弇州于吏兵二部表中兼載之所以然者高拱時兼署吏部不欲罷歸之博而

博前長吏部恐以示貶故令以吏尙掌兵尙事也博傳言拱以六年罷乃改博吏部然則傳之始召實吏部尙書而高拱格之也今據書之

夏四月甲午河復決邳州時茶城至

呂梁黃水爲兩淮所束不得下乃自靈壁雙溝而下北決三口南決八口支流散溢大勢下睢甯出小河而赴頭灣八十里正河悉淤潘季馴請役丁夫五萬盡塞十

一口且濬匙頭灣築縷堤三萬餘丈以復故道報可

辛丑錄四

己酉授諸達弟昆都楞

舊楞作力

子錫林阿竝

爲都督同知巴噶奈濟拜昭勇將軍指揮使如故又授

併圖等

併圖卽賓菟譯見前

六十一人指揮以下官俱從總督王

崇古之請也

三編質實昆都楞卽婁巴噶諸達弟也按婁巴噶舊作老把都輯覽三編譯改又作

婁巴國卽
婁巴噶也

是月給事中張國彥請復先朝面對舊制

乃奏上嘉靖時閣臣李時所記召對錄凡二十九條詔
留覽給事中駱問禮因條上面奏事宜一言陛下躬攬
萬幾宜酌用羣言不執己見使可否予奪皆合天道則
有獨斷之美無自用之失二言陛下宜日居便殿使侍
從官常在左右非嚮晦不入宮闈則涵養薰陶自多裨
益三言內閣政事根本宜參用諸司無拘翰林則講明
義理通達政事皆得其人四言詔旨必由六科諸司始
得奉行脫有未當許封還執奏如六科不封駁諸司失
檢察者許御史糾彈五言頃詔書兩下皆許諸人直言

然所採納者除言官與一二大臣外盡付所司而已宜益廣言路凡臣民章奏不惟其人惟其言令匹夫皆得自効六言陛下臨朝決事凡給事左右如傳旨接奏章之類宜用文武侍從毋使中官參與則窺竊之漸無自而生七言士習傾危稍或異同輒加排陷自今凡議國事惟論是非不徇好惡衆人言未必得一人言未必非則公論日明士氣可振八言政令之出宜在必行今所司題覆已報可者未見修舉因循玩愒習爲故常陛下當明作于上敕諸臣奮勵于下以挽頹惰之風九言面奏之儀宜畧去繁文務求實用俾諸臣入而敷奏退而

治事無或兩妨斯上下之交可久十言修撰編檢諸臣
宜令更番入直密邇乘輿一切言動執簡侍書其耳目
所不及者諸司或以月報或以季報令得隨事纂輯以
垂勸戒疏奏上不悅宦侍復從中構之謫楚雄知事明
年吏部舉雜職官當遷者初御史楊松以劾中官黃雄
詐稱詔旨鐫三秩謫山西布政司照磨至是與問禮同
在舉中上曰此兩人安得遷俟三年後議之 五月壬
戌廣西古田獍賊平初殷正茂巡撫廣西奏請集土漢
兵十萬進勦時有助逆之八寨勢張甚正茂奉敕書先
平八寨次圖古田正茂欲以勦撫兼施乃先給榜曉諭

八寨咸聽命然後分兵七哨以總兵官俞大猷統之連破數十巢蹙之潮水賊巢極巔攻十餘日未下大猷佯分兵擊馬浪賊而密令參將王世科乘雨夜登山設伏黎明礮發賊大驚諸軍攀援上賊盡死馬浪諸巢相繼下斬獲八千四百有奇禽朝猛銀豹等百年積寇盡除捷聞進大猷世廕指揮僉事尋陞古田縣爲永甯州戊寅大學士李春芳罷初春芳代徐階爲首輔務以安靜稱上意同列陳以勤故端謹而張居正恃才凌物視春芳蔑如也方階罷春芳嘆曰徐公尙爾我安能久容旦夕乞身耳居正遽曰如此庶保令名春芳愕然三疏

乞休不允旣而趙貞吉代以勤剛而負氣及高拱再入
閣凌春芳出其上春芳不能與爭自飭而已會拱逐貞
吉勢益張修階故怨春芳常從容爲階解拱益不悅南
京給事中王禎希拱意疏詆之春芳求去益力遂以乞
養請許之賜敕馳傳歸春芳歸父母具慶晨夕置酒食
爲樂鄉里榮之父母沒數年乃卒贈太師予謚文定
是月土默特犯遼東時諳達就封貢約束諸部無入犯
西塞以甯而東部土默特數擁衆寇遼塞至是大入總
兵李成梁遇于卓山麾副將趙完等夾擊斷其首尾乘
勝抵巢馘部長二人斬首五百八十餘級捷聞進成梁

都督同知世蔭千戶

陝西 阜山之捷諸書皆系之十二月據奏捷之月日也 據明史李成

梁本傳其捷在是年之五月今從之

六月辛卯朔京師地震者三詔百

官修省三日

三編發明曰天道變于上人事應于下古者君臣側修以禳天災此理之可信者若祥桑枯熒惑退史傳之所載亦不過欲後之人遇災而懼設誠而致行之耳夫禳祀之故既昭著于上天下地乃欲責報于刻期揆之于理已爲難信將欲虛詞文飾則天豈可欺將謂有感必通何其效之神速若此且百官果以三日修省而效則三日之外其戲淪懈怠所以召災而

致異者更不知當何如矣亦何異一暴而十寒耶

甲辰授河套部長濟農爲都督同知先是諳達許封貢
河西套部聞之亦乞如約請命兵部議以事在陝西下
三邊總督王之誥議之誥欲令濟農一二年不犯方許
封貢王崇古復上疏言諳達濟農相爲叔姪首尾相應
今收其叔而縱其姪錮其首而舒其臂諳達必呼濟農
之衆就市河東宣大商販不能給而濟農糾諳達擾陝
西四鎮之憂方大矣上然其言復有是命攷黑明史分
吉囊吉能爲
兩人似以吉能爲吉囊子三編則統以濟農書之蓋濟
農之與小王子前後皆非一人奏報之文不過以紀部
分而已今悉
據三編譯改
丁未叛獐韋銀豹伏誅初銀豹勢窮令

其黨陰斬貌類己者以獻殷正茂遂以捷聞未幾僉事

金柱捕得銀豹正茂因自劾詔磔銀豹而置正茂不問

甲寅順義王諳達貢馬上嘉其誠賜金幣時定約貢

使不聽入京皆自邊受之上以邊境休息擇吉告庶百

官稱賀 丙辰諳達復執趙全餘黨趙宗山等十三人

來獻 是夏詔江西燒造瓷器十二萬有奇陝西織造

羊絨三萬二千二百匹有奇凡費一百數十萬言官乞

寢之不聽

攷興造瓷器見明史食貨傳陝西織造羊絨見昭代典則明書系之四月典則系之六月

今統書于是夏中

秋七月內閣高拱言國家用人不得官于

本土此惟有民社之責者則然耳若夫學倉驛遞等官

非有民社之責其官甚卑其家甚貧一授遠方或棄官

而不能赴或去任而不得歸零丁萬狀其情可憫近例

教官得授本省地方乞推廣之凡倉驛雜職均視此例

報可 八月癸卯許河套互市先是王崇古以請達通

市請詔俟秋行之至是河西亦請如約崇古奏三鎮悉

開貢市報可 九月癸未開三鎮貢市崇古廣召商販

聽令貿易因收其稅以充犒賞秋市旣成凡得諳達馬

五百餘匹其西部則予市紅山墩暨清水營諸部皆利

漢財物無不踴躍趨之自是邊境休息不用兵革者二

十餘年

廣輿記明史王崇古傳極鋪敘其封貢之功謂邊境休息東起延永西抵嘉峪七鎮數千里軍

民樂業不用兵革歲省費什七云云證以明人所撰通紀昭代典則諸書則云諸達既入貢邊防大弛軍餉皆入帥囊昭寇之外間以遺京近邊之卒餒瘠無復有生理由而板升生齒日繁強梗無賴議者憂之據此則通貢互市不過苟且目前實亦利害相半本傳所記恐非實錄今據韃靼傳節書數語竝識之是月詔

以故禮部侍郎薛瑄從祀孔子廟廷初御史魏時亮奏

請從祀瑄及陳獻章王守仁禮部議覆尋據御史馬三

樂等交章請以瑄從祀許之明儒之從祀文廟瑄獨居

首云

攷異據明史禮志續文獻通攷明儒學案文清從祀在隆慶五年諸書或系之八月或系之九月今

據昭代典則書之

是秋建薊鎮敵臺成初嘉靖以來薊鎮邊

牆雖修墩臺未建總督譚綸總兵戚繼光巡行塞上議

建敵臺畧言薊鎮邊垣延袤二千里一瑕則百堅皆瑕

比來歲修歲圮徒費無益請跨牆爲臺睥睨四達臺高
五丈虛中爲三層臺宿百人鎧仗糗糧具備令戍卒晝
地受工先建千二百座然邊卒木彊律以軍法將不堪
請募浙人爲一軍用倡勇敢督撫上其議許之浙兵三
千至陳郊外天大雨自朝至日昃植立不動邊軍大駭
自是始知軍令至是臺功成精堅雄壯二千里聲勢聯
接詔予世廕賚銀幣繼光乃議立車營每車一輛用四
人推輓戰則結方陣而馬步軍處其中又製拒馬器體
輕便利遏寇騎衝突寇至火器先發稍近則步軍持拒
馬器排列而前間以長鎗篋筦三編質實篋筦兵器名
筦帶也戚繼光武藝篇

狼筈用大毛竹上截連旁附枝節節枒杈粗二尺長一丈六尺利刃在頂長一尺用爲行伍藩籬則騎軍逐北又置輜重營隨其後而以南兵爲選鋒入衛兵主策應本鎮兵專戍守節制精明器械犀利薊門軍容遂爲諸邊冠 冬十月己亥河南山東大水詔工部飭管河官經理上流河防以備衝決 是月楊博至京師專理兵部乃陳薊鎮戰守方畧謂議者以守牆爲怯言可聽實無少效牆外邀擊害七利三牆內格鬪利一害九夫因牆而守是先處戰地而待敵名守實戰也臣爲總督嘗拒打來孫十萬衆以爲當守牆無疑因陳明應援申駐守處京營諭屬夷修內治諸事上悉從之

十一月己巳殷士儋罷初趙貞吉罷高拱素善侍郎張四維欲引共政士儋以內援得入遂怨拱及四維四維父擅鹽利爲御史郅永春所劾事已解他御史復及之拱四維疑出土儋指益相構嗾御史趙應龍劾士儋進由陳洪不可以參大政士儋再疏求去不允而拱門生都給事中韓楫復揚言脅之士儋以入閣會楫面詬楫竝及拱曰若逐陳公趙公復逐李公今又爲四維逐我若能常有此座耶奮臂欲歐之張居正從旁解亦許而對於是御史侯居良復劾士儋始進不正求退不勇士儋再疏請益力乃賜乘傳歸家居十一年卒 十二

月辛亥詔雲南採辦珠寶上自卽位以來歲取太倉銀
入承運庫供採辦視嘉靖之末徵求愈急而中官復趣
之庫藏爲之一竭 是冬潘季馴罷季馴塞決口工竣
以驅運船入新溜漂沒多爲勘河給事中雒遵所劾遂
坐罷工竣待勘遂被劾也爲明年復命朱衡經理河道
張本

六年春正月辛未命工部尙書朱衡兼左副都御史經
理河道時雒遵劾罷潘季馴因言廷臣可使無出衡右
者乃有是命又以工部侍郎萬恭總理河道時翁大立
亦爲給事中宋良佐劾罷大立前以開泃口就新衝復

故道三策竝進且言其利害各相參至是衡與恭至罷
沔河議專事徐邳河因修築長堤自徐州至宿遷小河
口三百七十里竝繕豐沛大黃堤以通運道從之是
月加高拱柱國晉中極殿大學士張居正晉少師兼太
子太師以遼東之捷故也 二月甲午皇太子冠禮畢
百官謁太子于文華左門 丙申倭犯廣東初曾一本
之亂粵中諸盜蠡起率僭爲助于是倭分道犯化州
石城陷錦囊所殺千戶黃隆至是又陷神電衛大掠吳
川陽江茂名海豐新甯惠來諸縣于是惠潮間山賊藍
一清賴元爵爲首與其黨黃民太卓子望曾仕龍等各

據險結砦連地八百餘里黨數萬人詔殷正茂提督兩
廣軍務會廣西巡撫郭應聘兩廣總兵官張元勲李錫
等大征之 閏月丁卯上御皇極門視事疾作遽還宮
發墨明書通紀所載謂上執高拱手有國有長君東宮
尚幼及天下甚事不由內官敗壞等語皆据高拱自撰
病榻遺言是時帝疾作遽還宮拱安得聞此語而所云
天下事壞于內官者明是洩其後為馮保所構之憤而
託為穆宗迷留中語故明史拱傳及
三編皆不載今竝刪之而附識于此 乙亥倭寇高雷
官軍擊却之 三月戊子皇太子出閣講學 庚子土

默特寇長勝堡守備范芝敗之復犯清河堡守備曹簠

等又敗之

發墨明史本紀不具此据明史稿但以寇
書而据明史鞬韞傳即土蠻也今從之

是月尙寶卿劉奮庸謫外初奮庸侍上于裕邸及卽位

擢是職已滿卽舊臣相繼柄用獨奮庸久不調大學士
高拱亦故講官也再起任事頗專恣奮庸疾之上疏曰
陛下踐阼六載朝綱若振飭而大柄漸移仕路若肅清
而積習仍故百僚方引領以覩勵精之治而陛下精神
志意漸不逮初臣念潛卽舊恩誼不忍默謹條五事以
俟英斷一保聖躬人主一身天地人神之主必志氣清
明精神完固而後可以御萬幾望凝神定志忍性抑情
毋逞旦夕之娛毋徇無涯之慾則無疆之福可長保也
二總大權今政府所擬議百司所承行非不奉詔旨而
其間從違之故陛下曾獨斷否乎國事之更張人才之

用舍未必盡出忠謀協公論臣願陛下躬攬大權凡庶
府建白閣臣擬旨特留清覽時出獨斷則臣下莫能測
其機而政柄不致旁落矣三慎儉德陛下嗣位以來傳
旨取銀不下數十萬求珍異之寶作鰲山之燈服御器
用悉鏤金雕玉生財甚難靡敝無紀願察內帑之空虛
思小民之艱苦不作無益不貴異物則國用充羨而民
樂其生矣四覽章奏人臣進言豈能皆當陛下一切置
不覽非惟虛忠良獻納之誠抑恐權奸蔽壅勢自此成
望陛下留神章奏曲垂容納言及君德則反己自修言
及朝政則更化善治聽言者既見之行事而進言者益

樂於効忠矣五用忠直迺歲進諫者或以勤政或以節
用或以進賢退不肖此皆無所利而爲之非若承望風
旨肆攻擊以雪他人之憤迎合權要交薦拔以樹淫朋
之黨者比也願恕狂愚之罪嘉批鱗之誠登之有位以
作士氣則讜規日聞裨益非渺疏入上但報聞不怒也
而附拱者謂奮庸久不徙官怏怏風刺相與詆訾之給
事中涂夢桂遂効奮庸動搖國是會給事中曹大埜亦
劾拱十罪詔斥之給事中程文因奏拱竭忠報國萬世
永賴奮庸與大埜漸構姦謀傾陷元輔罪不可勝誅章
並下吏部拱方掌部事陽爲二臣所寬上不許竟謫大

楚乾州判官奮庸興國知州夢桂文皆拱門生夢桂極
詆奮庸文則盛稱頌拱又盡舉大楚奏中語代拱剖析
士論非之大楚劾拱時以爲張居正實使之云取興奮
庸大楚
同時劾拱明史本傳特書
于是年之三月今從之初永樂間罷海運惟存遮

洋一總于登萊運薊遼糧嘉靖二年以漂糧二萬石遂
停登州衛造船二十年總河王以旂以河道梗塞請循
海運其後遼東巡撫侯汝諒請試行于天津入遼之路
復爲朝議所沮卒從給事中胡應嘉言革遮洋總去年
徐邳河淤給事中宋良佐請復之存海運遺意于是山
東巡撫梁夢龍極論海運之利言海道南自淮安至膠

州北自天津至海倉島人商賈所出入臣遣卒自淮膠各運米至天津無不利者淮安至天津三千三百里風便兩旬可達舟由近洋島嶼聯絡可保無虞詔量撥近地漕糧十二萬石俾行之會山東布政王宗沐擢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復上疏曰自會通河開濬以來海運不講已久臣近官山東嘗條斯議巡撫梁夢龍毅然試之底績無壅而慮者輒苦風波夫東南之海天下衆水之委也茫渺無山趨避靡所近南水暖蛟人窟宅故元人海運多驚以其起自太倉嘉定而北也若自淮安而東引登萊以泊天津是謂北海中多島嶼可以避風又

其地高而多石蛟龍有往來而無窟宅故登舟有海市以石氣與水氣相搏映石而成石氣能達于水以石去水近故也北海之淺是其明驗可以佐運河之窮計無便于此者因條上便宜七事允行是月宗沐遂運米十二萬石自淮入海五月抵天津敘功與夔龍俱進秩賜金幣而南京給事中張煥劾其漂沒八舟私自糴補宗沐疏辨求勘勿問

攷異宋良佐請復遮洋總在五年時王宗沐爲山東布政使實倡此議其年宗沐總督漕運遂請行之六年宗沐運米十二萬石自淮入海揭明史宗沐傳在三月今參河渠志書之

夏四月戊辰以禮部尙書高儀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儀歸二年用高拱薦命以故官侍東宮講讀掌詹

事府至是遂入閣 是月以吏部侍郎呂調陽爲禮部
尙書以潘晟致仕也 浙江杭州府有黑眚見一物蜿蜒

如車輪目光如電冰雹隨之 五月壬辰免廣東用

兵諸郡逋賦 上不豫已酉大漸召大學士高拱張居

正高儀入受顧命時上倚坐御榻皇后貴妃咸侍皇太

子立于左拱等跪御榻下命宣顧命曰朕嗣祖宗大統

六年偶得此疾遽不能起有負先皇付託東宮幼小朕

今付之卿等宜協心輔佐遵守祖訓保固皇圖卿等功

在社稷萬世不泯拱等痛哭叩首出明日庚戌帝崩于

乾清宮

攷異據高拱病榻遺言所載穆宗顧命拱等之語皆在是年閏二月疾作時及五月二十五日

大漸召拱等至穆宗已不能言則但循例傳顧命之遺詔而已至閏二月疾作之時所謂獨執拱手歛語備至居正在旁帝不顧云云亦是拱自記之詞野史多據之以爲居正嫉拱之張本明史稿高拱一傳敘次不明月日牽混況穆宗疾作于閏二月大漸于五月二十五日相距三月有餘而傳中所記執拱手及不顧居正等語又似大漸之前數日間事亦與高拱所自記不合後修明史悉刪之蓋知病榻遺言之不足據也今悉據明史拱傳餘詳

是日傳遺詔以馮保爲司禮監初保提督

東廠兼掌御馬監事屬司禮掌印缺保以次當得之而閣臣高拱獨薦陳洪及洪罷復薦孟沖保以是怨拱乃與次輔張居正深相結初拱與居正相友善並先後入閣拱方修故輔徐階郅噉言路追論不已階諸子多坐罪居正從容爲拱言拱稍心動而拱客構居正納階子

三萬金拱以請若正居正色變指天誓詞甚苦拱謝不
審兩人交遂離會帝不豫居正欲引保爲內助帝疾再
作居正密處分十餘事遣小吏投保拱知而跡之吏已
入拱恚甚面詰居正曰密封謂何天下事不以屬我曹
而謀之內豎何也居正面赤謝過而已帝崩以卯刻忽
已刻斥司禮監孟沖而以保代之蓋保言于兩宮遂矯
遺詔命之也禮科給事中陸樹德言先帝甫崩忽有此
詔果先帝意何不傳示數日前乃在彌留後果陛下意
則哀痛方深萬幾未御何暇念中官疏入不報由是拱
謀逐保益急

攷國史馮保傳言保既掌司禮監遂矯遺詔命與閣臣同受顧命其實大漸詔中

已有此語證之病楊遺言二十五日拱等同受顧命馮保以白紙揭帖授皇太子稱遺詔又以白紙揭帖授拱其揭帖中已有付三臣同司禮監協心輔佐之語則是次日所傳仍承前詔言之所以然者遺詔係居正所草時但渾言司禮監而不著其人拱不悟其意而以爲孟冲故不復深詰及次日傳遺詔斥孟冲而以保代拱始悟居正之奸因有宦官安得受顧命之語史家言居正之密爲處分者以此蓋已預爲馮保地矣今但書矯詔授馮保司禮監事餘悉畧之

六月乙卯朔日有食之 甲子太子

翊鈞卽皇帝位以明年爲萬厯元年頒詔赦天下 詔

祀建文朝盡節諸臣于鄉有苗裔者卹錄又建表忠祠

于南京祀徐輝祖方孝孺等 庚午高拱罷馮保既掌

司禮監又督東廠總理內外勢益張會上登極保升立

御座旁不下舉朝大駭拱以主上幼冲懲中官專政條

奏請訕司禮權還之內閣又命給事中雜遵程文合疏
攻保而已從中掇旨逐之使人報張居正居正陽諾之
而私以語保保訴于太后謂拱擅權蔑視幼君太后頷
之至是召羣臣入宣兩宮及上詔拱意必逐保也亟趨
入比宣詔則數拱罪而逐之拱伏地不能起居正掖之
出僦驛車出宣武門居正乃與高儀請留拱弗許請得
乘傳許之拱既去于是居正遂爲首輔 丁丑大學士
高儀卒儀預顧命及高拱爲張居正所逐儀已病太息
而已儀性簡靜寡嗜慾入閣兩月卒貧無以歛贈太子
少保謚文端 壬午以禮部尙書呂調陽兼文淵閣大

學士預機務高儀旣卒張居正以調陽弱薦代之居正專決調陽不敢有所持諍然內不甚附之是月改楊博爲吏部尙書博以吏部掌兵部高拱旣罷始還吏部任又召朱衡自河工還管工部事督陵工秋七月丙戌上大行皇帝尊謚曰莊皇帝廟號穆宗丁亥初通漕運于密雲從巡撫順天劉應節議也先是應節上疏曰密雲環控潮白二水天設之以便漕者也向二水分流至牛欄山始合通州運艘至牛欄山以上陸運至龍慶倉輪輓甚苦今白水徙流城西去潮水不二百武近且疏渠植壩合爲一流水深漕便舊昌平運額共十八

萬石有奇今止十四萬密雲僅得十萬惟賴召商一法而地瘠民貧勢難長恃開通倉粟多紅朽若漕五萬石于密雲而以本鎮折色三萬五千兩留給京軍則通倉無腐粟京軍沾實惠密雲免僉商一舉而三善備矣疏入從之于是大濬昌平河運給長陵等八衛官軍月糧四百萬石 庚寅考察京官從輔臣張居正之請也居正請大計廷臣藉以斥諸不職及附麗高拱者已亥復戒諭廷臣詔曰近歲以來士習澆漓官方剝缺詆老成爲無用矜便佞爲有才遂使朝廷威福之柄徒爲人臣報復之資用是薄示懲戒餘皆曲貸諸臣宜祓除前愆

共維新政若溺于故習背公徇私獲罪祖宗朕不敢赦
于是百僚皆惕息 庚子尊皇后曰仁聖皇太后貴妃
曰慈聖皇太后故事皇后與天子生母竝稱皇太后者
則生母加徽號以別之馮保欲媚上生母李貴妃風居
正竝尊之居正不敢違兩宮遂無別時慈聖居乾清宮
護上起居內任馮保而大權悉委之居正焉 是月起
譚綸爲兵部尙書綸總督薊遼會臺功成予告歸至是
上踐阼復起用之代楊博也刑部尙書劉自強致仕召
南京兵部尙書王之誥代之戶部尙書張守直致仕召
總督倉場戶部尙書王國光回部管事又起前引病吏

部侍郎陸樹聲爲禮部尙書以呂調陽入閣代之也時
張居正當國以樹聲屢辭朝命中外高其風節乃卽家
起之及至居正以後進禮先謁樹聲樹聲相對穆然意
若不甚接者居正失望去云八月戊午祀大社大稷

輔臣張居正奏請以是月中旬擇日御文華殿講讀又
請酌定朝講日期以三六九日視朝餘則御殿日講從
之詔自三六九日御門外餘日皆免朝參九月壬寅

葬莊皇帝于昭陵

攷黑明史本紀書九月甲午明書則系之壬寅是月甲申朔壬寅爲十九

日按從信錄載張居正自山陵還奏云十九日寅時奉遷梓宮行題主禮畢未時掩元宮据此則明書系之壬寅者是也

今從之

明史贊曰穆宗在位六載端拱寡營躬行儉約尙食
歲省巨萬許諳達封貢減賦息民邊陲甯謐繼體守
文可稱令主矣第柄臣相軋門戶漸開而帝未能振
肅乾綱矯除積習蓋亦寬恕有餘而剛明不足者與

冬十月丙辰彗星見東北方至二年四月乃滅

夏異見明史稿

本紀而明史本紀及天文志皆遺之三編
據實錄系之十月今從之仍據史稿日分

已未命兵

部侍郎王遴吳百朋汪道昆分閱邊防遴閱陝西四鎮

百朋宣大山西道昆薊遼時張居正柄政遴其同年生

然雅不相能會議閱邊請行事竣遽移疾歸 辛酉停

刑 丙子黔國公沐朝弼有罪朝弼填滇有年素驕事

母嫂不如禮奪其兄朝輔田宅匿罪人蔣旭等用調兵
火符遣人訶京師朝議罷之乃以其子目祚嗣給半祿
朝弼益怏怏放縱葬母至南京都御史請留之穆宗詔
許還滇毋預滇事朝弼恚欲殺昌祚撫按交章言狀竝
發其殺人通番諸不法事張居正請諭其子使縛以獻
既至請貸其死錮之南京十一月乙未徐邳河工成
賞工部尙書朱衡及河道侍郎萬恭等銀幣時正河安
流運道大通衡上言徐邳爲糧運正道既多方以築之
則宜多方以守之請用夫每里十人以防三里一鋪四
鋪一老人巡視伏秋水發時五月十五日上堤九月十

五日下午堤願攜家居住者聽詔如議至是衡被召將還
又上疏言治河不過濬淺築堤二策濬淺之法或爬或
撈或逼水而衝或引水而避此可人力勝者然茶城與
淮水會則在清河茶城清河無水不淺蓋二水互爲勝
負黃河水勝則壅沙而淤及其消也淮河水勝則衝沙
而通水力蓋居七八非專用人力也築堤則有截水縷
水之異截水可施于開河不可施于黃河蓋黃河湍悍
挾川潦之勢何堅不瑕安可以一堤當之縷水則兩岸
築堤不使旁潰始得遂其入海就下之性蓋以順爲治
非以人力勝水性故至今百五十六年爲永賴焉清河

之淺應視茶城遇黃河漲落時輒挑河溝導淮水衝刷
雖遇漲而塞必遇落而通無足慮也惟清江浦水勢最
弱出口處所適與黃河相值宜于黃水盛發時嚴閉各
閘毋使沙淤若海口則宜加疏濬毋使積塞至築黃河
兩岸堤第當縷水不得以攔截爲名疏上報聞而已

十二月辛酉振榆林延綏餼 甲戌以大行末期罷明
年元夕燈火及官中宴 是月張居正進帝鑑圖說大
要言前史所載興亡治亂之跡如出一轍大氏皆以敬
天法祖聽言納諫節用愛人親賢臣遠小人憂勤惕厲
無不治者反之則亂因屬請官馬自強稽古堯舜以來

有天下之君撮其善可爲法者八十一事惡可爲戒者三十六事善用九惡用六陰陽之數也每一事前繪爲一圖因取唐太宗以古爲鑑之意名之疏入上嘉納之圖冊留覽仍命宣付史館以昭君臣交修之盛事致異居正上帝鑑圖說諸書或系之隆慶六年十二月或系之萬曆元年正月三編亦系之明年正月下蓋連舉將才類記之其實實言帝鑑圖說乃隆慶六年十二月居正等所進蓋括實錄也今從之